

主编 梁羽龙 张海军

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 第七辑

# 少年维特之烦恼 象棋的故事

*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/ A Chess Story*

〔德〕歌德 〔奥〕茨威格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少年维特之烦恼  
象棋的故事



智颖宜等 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 少年维特之烦恼



有关这可怜的维特的故事，我已尽己所能，努力搜集，把它向你们呈上。我知道，你们会为此谢我。对他的精神和品格以及他的命运，你们不会拒绝给以自己的敬意、爱怜和眼泪。

而你，正感受着同他一样的渴求的善良的灵魂，从他的苦恼中汲取安慰、并让这本小书做你的朋友吧，倘若你由于命运不济或自身过错，寻觅不到一个更加亲近的朋友。



# 第 一 编

1771年5月4日

我去了，我多么高兴！好朋友，人心是怎么回事！我那么爱你，曾同你亲密无间，离开你，竟会高兴！我知道，你会原谅我。命运安排我与别人认识，难道不是要折磨我这样一颗心？可怜的莱奥诺蕾！可我是无辜的。她妹妹那独特的魅力是让我愉悦欢畅，可她那可怜的心中孕育着对我的爱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不过——难道我一无所错？难道我不曾助长了她的情感？难道我没有拿她那常使我们忍俊不禁的自然的真情流露打趣，尽管那并不怎么可笑？难道我不曾——唉，人是怎么回事，会自责自怨！我要，亲爱的朋友，我向你保证，我要改弦更张，不再如往常那样，反复咀嚼命运安排给我的少许痛苦；我要享受眼前，过去的让它成为过去。的确，你说得对，我的挚友，要是人类不再如此执拗地专注于自己的想象力，唤醒对往日不幸的回忆——上帝才知道，人为什么被塑造成这样！——而是坦然地承受现实，人类的痛苦就会减少。

烦请告诉我母亲，我会尽力料理她的那件事，并及早给她消息。我已同我的姑妈说过，发现她并非我们那里人所说的，是个恶妇。她是个好心肠的、快活和性急的女人。我与她谈了我母亲对她扣下那份遗产的不满；她对我讲了她的理由和原因，以及她在什么条件下才会交出一切，这比我们所要求的要多——简言之，对此

我现在还不想写什么。请告诉母亲，一切都会顺利进行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从这件小事中，我又发现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误解与迟钝也许比欺诈和恶意铸成的错误更多。当然后两者毕竟少见些。

另外，我在这里十分愉快。在这天堂般的地方，孤寂对我的心灵正是一种灵丹妙药。这个春光焕发的季节，将它全部的温暖注入了我这时常寒噤的心。每棵树，每行树篱，都花团锦簇，让人真想化为一只金甲虫，遨游于芬芳的花海，寻觅着全部的养料。

城市本身令人生厌，但四周却有一片难以形容的自然美景。这打动了已故的 M 伯爵的心，在一山丘上建起了一座花园。这里的山丘景色各异，美不胜收；它们交错纵横，组成一个个十分秀丽的山谷。花园布局质朴。一进园门就可以感到，绘制其蓝图的不是某一位园艺专家，而是一颗想在这里独享幽闲的敏感的心。这个颓败的园亭以前是他的，现在则是我的心爱场所。我在这里为那位逝者洒下不少眼泪。不久，我将成为花园的主人；只过了几天，园丁已对我颇有好感，而他在这里也会过得愉快。

5月10日

一种奇妙的欢娱，就像我以全部身心享受着的甜蜜的春晨，占据了我整个心扉。我独自一人，在这个专为我这样的灵魂所创造的地方，品尝着生活的乐趣。我真是太幸福了，我的挚友，完全沉醉在对宁静生活的感受中，以至于荒废了自己的艺术。眼下我无法作画，一笔也画不出，但比任何时候感到自己配做一个更伟大的画家。每当雾霭从我周围的山谷升起，高高的太阳悬挂在浓荫密布的森林上空，只有几缕阳光悄悄地射入林中的圣地，我便躺卧在飞落的溪流边和茂密的草丛里，贴近地面的小草，它们千姿百态，令人



惊异；我感到自己的心更贴近叶茎间这个喧嚷的小世界，贴近无以计数、神秘莫测的各类小虫，这时，我便会感到全能的上帝的存在，感到那博爱天下的上帝的气息，是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，把我们支撑，并护住我们在永恒的欢乐中翱翔。我的朋友！当我眼前朦胧一片，周围的世界和天空犹如爱人的倩影完全在我灵魂中静息，——这时，我常常满怀渴望地想：但愿你能把这如此丰富，如此温暖地活在心中的形象，重新表达，诉诸文字，使其成为你灵魂的镜子，正如你的灵魂是永恒的上帝的镜子一样！我的朋友！——但我会由此走向毁灭，我会在这壮丽景象的威力下一命呜呼。

5月12日

不知附近是否有迷惑人的精灵飘荡，或是我心中热情奇妙的幻想，使我觉得身边的一切宛如天堂。就在城外不远有口井，我像梅露茜<sup>①</sup>和她姐妹们一样迷上了它。——你走下一座小丘，来到一拱型建筑前，再往下走二十级台阶，便有一股清澈的泉水从大理石岩缝中喷涌而出。那绕井而筑的短墙，那浓荫密布的大树，那井台旁的凉爽，这一切让人着迷，又让人敬畏和战栗。我没有一天不在那儿坐上一小时。常有城里的姑娘来此汲水。以前公主们也曾做过这最平凡而又最需要的工作。每当我安坐那里，古代宗法社会的情景，便会在我眼前栩栩如生：似乎看见祖先们在井台旁结友联姻，而周围则飘浮着善意的精灵。呵！谁要是从未在艰辛的盛夏旅途后啜饮过清凉的井水，便无法享有同样的感受。

---

① 梅露茜：法国神话中的水中仙女。

5月13日

你问，是否需要寄书给我？——亲爱的，求你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别拿书来烦我！我不愿再被引导、鼓舞和激励；我这颗心已经翻腾得够了。我需要的是催眠曲，并已经在我的荷马<sup>①</sup>那儿找到许多。我时常轻声吟唱，使自己那沸腾的热血平静下来，因为这颗心如此变幻无常、反复不定，这是你从未见过的。亲爱的！难道需要我向你讲述这些？你曾常常看到我从郁闷转为狂欢，从懒懒的忧伤转为恣意的激越，并时常为我担心。我对待我的心如同对待一个病弱的孩子，任其所欲，随其所为。别把这点传扬出去，有人会为此见怪于我。

5月15日

本地的老百姓已认识我，他们喜欢我，尤其是孩子们。我曾有过一个伤心的发现：当我开始接近他们，友好地向他们问这问那时，有些人以为，我要拿他们开心，便粗暴地打发我走。我并不气恼，只是对这种常见的情形有了最切身的体会：某些有身份的人，总对普通百姓采取淡然疏远的态度，似乎以为接近他们，会有失身份；然而也有一些捣蛋鬼，故意屈尊俯就，使贫苦百姓更觉他们自命不凡。

我非常清楚，我们不一样，也不可能一样；但我觉得，那种自以为要保持尊严就必须同所谓的下等人保持距离的人，与害怕失败而躲避对手的懦夫一样，该受谴责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荷马：传为公元前九至八世纪希腊盲诗人，编有两大史诗《伊利昂纪》和《奥德修纪》。

最近我去井边，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仆，把水罐搁在最低一级台阶上，左顾右盼，看是否有女伴走来，帮她把水罐顶到头上。我走下台阶，看着她。

“姑娘，要我帮你吗？”

她顿时满脸红晕。

“噢，不，先生！”她说。

“别客气。”

她摆正头上的垫环，我帮她顶上水罐。她道了谢，登上台阶走去。

## 5月19日

我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，但尚未找到伙伴。我不知道，自己究竟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。他们这么多人喜欢我，依恋我，正因为这样，我为我们只能同行一小段路而感到悲伤。如果你问我，这里的人怎样，我只能说，同别处一样！人类就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的。多数人为了谋生，大多数时间用来干活，而剩下不多的余暇却使他们犯愁，千方百计排遣时光。唉，这就是人类的命运！

不过，他们都是极好的人！我时常忘了自己的身份，和他们一起同享人类尚存的乐趣，坐在一张布置精巧的桌旁纵情笑谈，或适时出游，举行舞会，如此等等。这使我获益不少。只是我不免要想起，我身上还潜伏着其他许多力量，没有发挥，日渐衰萎，不得不异常小心地藏匿起来。这揪紧了我的心——真是这样！遭人误解，这是我们这类人的命运。

唉！我少年时代的女友业已去世！唉！我曾与她相识！——我真想说，你是个傻瓜！你寻找的是尘世间没有的东西！但我曾经拥

有她，我感到过那颗心，那个伟大的灵魂。和她在一起，我感到自己充实了许多，因为我做到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。仁慈的上帝，难道我心灵中尚有一丝力量未曾利用？难道我在她跟前不能抒发以我的心拥抱自然的整个奇妙感情？难道我们的交往不就是由最微妙的情感和最辛辣的幽默不断织就？这种幽默的变化，直到淘气，无不带有天才的印记。可是而今！——她比我年长几岁，而这些时光竟把她先我引入黄泉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她，不会忘记她那坚定的性格和非凡的毅力。

几天前，我遇见一个叫 V 的青年人。他真诚坦率，模样幸福。他刚离开大学，虽不妄自尊大，但也自以为比别人多些学问。我从各方面感觉到，他曾下过苦功，一句话，他知识丰富。他听说我擅长绘画，还懂希腊文——这在当地算两样罕事——便来找我，把一肚子的学问全翻腾出来。从巴妥<sup>①</sup>到伍德<sup>②</sup>，从德皮勒<sup>③</sup>到温克尔曼<sup>④</sup>，还向我保证，他已把祖尔策<sup>⑤</sup>的《纯艺术通论》通读了一遍，还拥有海纳<sup>⑥</sup>研究古代文献的手稿。我姑妄听之。

我还认识了一位正派男子，侯爵在本地的行政官。人们说，无论谁看见他和自己的九个孩子在一起，都会打心眼里高兴；尤其是对他的大女儿，人们更是交口称赞。他已对我发出邀请，我也打算尽早前去拜访。他住在侯爵的猎庄，距此约一个半小时路程。他是在妻子亡故后获准迁往那里的，因为留在城里和官邸中使他难受。

此外，我也遇到几个怪人，言谈举止让人不堪忍受，尤其是他

---

① 巴妥：法国美学家。

② 伍德：英国考古学家。

③ 德皮勒：法国文学家和画家。

④ 温克尔曼：德国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。

⑤ 祖尔策：瑞士美学家。

⑥ 海纳：德国古典语言学家和古希腊文学研究家。

们那种亲热劲儿。

再见！这封信会让你喜欢，因为它完全是纪实。

5月22日

人生如梦，别人早有此种感受。就是我，也时时颇有同感。我注意到，人的创造力和探索力受制于局限；我看到，人的一切活动，都旨在满足某种需要，而这些需要，除了延长我们可怜的生存，别无任何目的。末了，人通过某些探索结果所得到的一切安慰，仅是一种梦幻般的顺应而已，如同人们在囚禁自己的四壁上统统画上了五彩的形象和明媚的景色。——这一切，威廉，令我闭口无言。我回过头来审视内心，发现了一个世界！从而又更多地依靠预感和朦胧的渴望，而不是创造和勃勃的生机。如此，一切在我的感官前活动飘移，我也梦幻般地向着世界继续微笑。

孩童不知所欲为何，对此，一切博学多识的教书先生没有异议。但大人同小孩一样，在这块土地上到处跌撞乱跑；同小孩一样，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，到何处去，做人行事同样没有目的，同样受制于饼干、糕点和桦木鞭子。可这没人愿意相信。但就我看来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

我知道你对此会说些什么，所以乐意向你承认，那些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生活的人是最幸福的。他们拖着布娃娃四处乱跑，替它们把衣服脱下又穿上，要么就是乖乖地围着妈妈藏甜面包的抽屉打转，等到满心渴望的东西终于到手，便鼓着两颊大嚼起来，一边嚷嚷：“还要！”——这真是些幸福的宠儿。

还有一种人也不错，他们给自己微不足道的工作，甚至他们的狂热冠以富丽堂皇的名称，并且把这说成是对人类幸福安康的巨大

贡献。——这样的人也是幸福的。

但是，谁要是谦恭地认识到这一切导向何方，谁要是看到，每个优裕的市民，何等恭顺，善于把他那小小的庭院变成天国，而不幸者则身负重荷，喘息在他的人生道上笃行不倦，并且人人都盼望多见一分钟太阳的光芒——是的，这样的人也平静安宁，他从自己心中创造出他的世界，并为是人而感到幸福。尽管他身受束缚，心中却始终怀有自由的甜蜜感觉，只要他愿意，他能随时脱离这个牢狱。

5月26日

你早就熟悉我的脾性，愿在任何一个喜欢的地方搭座小屋住下，条件简陋一概不顾。就是在这里，我重又找到一个吸引我的地方。

离城约一小时路程，有个去处，他们称它为瓦尔海姆<sup>①</sup>。它坐落在一个山丘上，地势喜人，沿着通向村子的小径上走，整个山谷即刻一览无遗。女店主和蔼可亲，就其年龄而言，显得活泼愉快，请人喝葡萄酒、啤酒和咖啡；最妙不可言的是两棵菩提树，枝叶繁茂，浓荫遮蔽了教堂前的小场地，场地四周是农舍、谷仓和庭院。难得找到这样闲适静谧的地方，我便让人把我的桌椅从店中搬到那里，啜饮咖啡，品读荷马。

第一次，当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偶然来到菩提树下，发现这地方十分幽静。人都下地去了，只有一个约四岁的男孩坐在地上，两膝间坐着个约半岁的小儿。他用双臂把小儿搂在胸前，像是

---

<sup>①</sup> 读者不必费力寻找这里提到的地方；我觉得有必要，改去了原来的真实地名。（作者注）

给他当一把坐椅。他静静地坐着，一对黑眼珠活泼泼地乱转。我被这情景迷住了，便在对面的一张犁上坐下，满心欢喜地画起这小哥俩的形象。我给画面添上了近处的篱笆，一扇谷仓门及几只破轱辘，一切都按它们原先的前后位置。一小时后，我发现，自己完成了一幅布局井然，情趣盎然的图画，没有掺入丝毫自己的想象。这加强了我的心，今后仅以自然为本。只有它才是无比丰富的，只有它才能造就伟大的艺术家。对于规则的好处，人们可以说上许多话，几乎像对市民社会能致的颂词一样。一个按这种规则成长的人，永远不会创作出乏味无聊的作品，正如一个奉命唯谨的人，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惹人厌的邻居和引人注目的恶棍；不过另一方面，不管你怎么说，一切规则都会破坏对自然的真实情感以及对它的真实表现！你大概会说：“这太过份了！规则仅起约束作用，并剪除枝蔓”等等。——好朋友，要不要我给你打个比方？比如恋爱。一个青年小伙子非常倾心于一个姑娘，整日厮守在她身旁，耗尽了全部精力和财富，以便时时刻刻向她表明自己对她的全部诚意。这时来了个庸人，一个供职于衙门中的男人，对他说：“可爱的小伙子！恋爱是人之常情，只是你必须像常人那样去爱！分配一下你的时间，一部分用来工作，休息的时间献给你的姑娘。计算一下你的财产，除去必要的开支，我不反对你从余额中取出些给她买件礼物。只是别太频繁，在她过生日或命名日送就够了。”——如果他听从劝告，便就又多了一位有用的青年，我自己也愿意把他向任何一位侯爵引荐，让他有个职位。只是他的爱情也就完了。如果他是个艺术家，他的艺术同样完了。唉，我的朋友！天才的急流为什么难得涌现，难得汹涌奔腾，震撼你们惊愕的灵魂？亲爱的朋友们，这是因为河岸两边住着些不动声色的先生，他们担心自己的园亭、花坛和菜圃被毁于一旦，懂得未雨绸缪，便于及时筑堤挖

沟。

5月27日

我发觉自己有些忘情，尽打比方，光顾议论，竟然忘了告诉你，那两个孩子后来怎样了。我完全沉醉在画境中，在犁上坐了近两小时。此中情形我在昨日的信中已多少做了描述。傍晚时分，一个少妇手中挎着个小篮子向这个一直坐着不动的孩子走去，老远就嚷到：“菲利普斯，你真听话！”——她向我问好，我谢过，站起身走上前去，问她是不是孩子的母亲。她说是的，一边给大孩子半块白面包，一边抱起小孩子，满怀母爱地亲了亲他。——“我把小的孩子交给菲利普斯照管，”她说，“并同老大进城买白面包、糖和熬粥的砂锅去了。”——篮子的盖开着，我从中看到了一切。——“今晚我要给汉斯（这是那最小的孩子的名字）熬些粥吃。老大是个淘气鬼，昨天和菲利普斯争吃剩粥，把我的锅给砸了。”——我问起老大，她说他正在草地上放鹅。话音未落，老大已蹦蹦跳跳跑来，还给老二带来一根榛树枝。我继续同那妇人闲聊并得知，她是一位校长的女儿，男人去了瑞士，去接受一位堂兄的遗产。——“他们想骗他，”她说，“不给他回信；所以他亲自去了。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，但愿他别遇到什么不幸。”同这位妇人告别时，我心头沉重，给了孩子们每人一枚硬币，给最小孩子的钱给了他母亲，让她下次进城时，替他买块就着汤吃的小面包，然后我们分了手。

我告诉你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每当我心神不定，一看见这样的人，烦乱的心绪便会变得平静。这种人乐天知命，满足于自己窄小的生存空间，安度时日，看见树叶飘落，只会想到，冬日即将来临。



从这以后，我常出门。孩子们同我完全熟识了。我喝咖啡时，他们分糖吃，晚上，还同我分享黄油面包和酸牛奶。每逢星期天，他们总会从我这儿得到硬币。要是我做完弥撒，还未返回，就会请房东太太代给。

他们信赖我，对我无话不说。每当村里更多的孩子们欢聚一处，他们那热情和欲望的真实流露，尤其使我高兴。

孩子们的母亲担心他们打扰我这个少爷，我费了好大的劲，才打消了她的顾虑。

5月30日

我最近对你说的关于绘画的那番话，不用说也适合诗歌艺术，只是人们要懂得此中奥妙并大胆说出。这当然说来简单，但含意深长。我今天见到一个场景，照实录下，会是世界上最美的一首田园诗。不过诗歌也罢，场景和田园诗也罢，它们究竟有何意义？难道要享受自然的景色，我们必须艺术化地矫揉造作？

如果你听了这个开场白，指望下面有何卓见弘论，那你又上当了；引起我这次感慨万分的，不过是一个年青的庄稼汉。一如往常，我会讲得笨嘴笨舌，我想，你也会一如往常，觉得我言过其实；这事又发生在瓦尔海姆。总是在瓦尔海姆，这里奇事不断。

有一群人聚在外面菩提树下喝咖啡。我对他们无甚好感，故托辞避开了。

这时，从邻处一间农舍中走出一个年轻的农夫，修理起我最近画过的那张犁。我喜欢他的样子，便上前与他攀谈，打听他的境况。我们马上认识了，与我平时同这类人打交道一样，马上亲热起来。他告诉我，他受雇于一个寡妇，我立刻看出，他对她十分倾